柚子树下

■曹达功 周 韵

情到深处

那天，休假结束就要离家时，刘爱珍的心中涌上很多不舍。当兵16年，她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离别，却还是无法很快释怀。

“等我下次休假，再好好陪你！”刘爱珍轻轻地揽着母亲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母亲瘦弱的肩膀又单薄了几分，鬓间的白发也更多了。“要是舍不得部队，就再干干，不用担心家里。”母亲说话还是那般轻声细语，嘴角藏着浅浅的笑。在刘爱珍的记忆中，母亲对她从军这件事一直很支持，或许是因为对父亲的思念，又或许是对她无条件的爱。

说话间，母亲拿出一袋剥好的柚子给刘爱珍。“咱家树上的柚子你今年没赶上吃，这是妈又去市场挑的，你带着路上吃。”母亲说。

刘爱珍的家里，有一棵长了30多年的柚子树，足足有5米多高。从她记事起，她和哥哥就在这棵树下玩耍。每年深秋，柚子成熟时，他们叫嚷着要吃柚子，母亲就会搬来梯子，笑着爬上去帮他们摘。

柚子的外皮硬，剥开却和棉花一样柔软，果肉吃起来酸酸甜甜，略带一丝苦味。因为有“佑子”的谐音，柚子又被人们视为平安幸福的象征。或许是这个原因，家里才特意栽了这棵柚子树。长大后的刘爱珍有时会想，母亲和柚子的寓意还有些像。她一路走来吃了不少苦，可依然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坚定地支持着她和哥哥走在军旅路上……

刘爱珍出生时，父亲已离世4个月。她很难想象，当年只有26岁的母亲，是如何承受这一切的。父亲当过兵，立过功。负伤后，他被安排在家乡的人武部工作。那年外出执行任务途中，一场车祸让他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张家泰绘

对于父亲，刘爱珍没有任何记忆。从亲戚邻居的只言片语中，她知道父亲总是穿着一身军装，身材高大魁梧，性格爽朗热情。

时隔多年，若是提到父亲，母亲的神情还是会有些落寞。多年来，她独自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眼角里藏了很多风霜。

“妈，你当时为啥让我和我哥当兵？”刘爱珍问母亲。她记得20多年前，哥哥戴着大红花入伍时，母亲流泪不舍的样子。

“我们刘家人骨子里带着当兵的血哩。”母亲笑着说。

刘爱珍一家人确实和部队有缘。从大伯、二伯再到父亲，从哥哥到自己再到丈夫，全家多人有部队服役经历。家里几个堂哥的名字里，都带着“军”字。

在刘爱珍看来，母亲的心里也装着一个“军”字。因为对军人父亲的爱，母亲选择了独自一人拉扯他们兄妹长大，又因为对部队充满了信任，她坚定地支持他们参军入伍。母亲其实从未去过部队，可她知道，那是个值得付出青春和热血的地方。

父亲离世后，母亲和亲戚们就走动得少了，加上本就喜欢安静，除了上班，她几乎都是自己待在家里。那些年，哥哥和刘爱珍都在部队时，母亲是如何度日的？刘爱珍无法想象。

有一年，刘爱珍和哥哥约好一起休假给父亲上坟。那次，兄妹俩穿着军装带着母亲来到父亲的墓地。他们告诉父亲，自己长大了，也是军人了，一定会当个好兵，也会保护好妈妈。刘爱珍记得，母亲有些激动，泪水不停地滑落，脸上充满了欣慰。

当兵第8年时，刘爱珍所在部队从四川移防到了西北。家在贵州的她，习惯了西南地区的山清水秀和湿润气候，初到西北格外不适应。那年冬天，刘爱珍手上生了冻疮。当时，她刚转到通信专业，业务还不熟悉。她忍着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一遍又一遍在装备上操作着，却怎么也达不到及格要求。即将面临走留选择的她，第一次萌生了离开部队的想法。

“你要想在部队干，妈支持你。要是累了，就回家歇歇。”视频通话时，母亲的话像羽毛般轻抚着刘爱珍的心。母亲一直都是这样，从来不会给她定什么目标，只是让她照顾好自己，不要担心家里。

母亲的话舒缓了刘爱珍的焦虑，也让她重拾了信心。那年，她在西北的寒风中完成了新专业考核，以总评优秀的成绩顺利留队。

“不管在哪，我女儿一定都可以的！”母亲一如既往地表扬着刘爱珍。她从来没有否定过女儿的选择。也正是在这种爱的鼓励下，刘爱珍的军旅生涯延续到了第16年。她不但是家里唯一的女兵，还是服役时间最长的人。

刘爱珍知道，无论是大学期间选择当兵，还是放弃学籍继续服役，又或是和同年兵的丈夫订婚时，母亲都会让她按自己的想法来。家里大门上挂的“光荣之家”牌匾，总是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在母亲的心里，穿军装的女儿是她永远的骄傲。

“妈，你照顾好身体！”天性开朗的刘爱珍不想让离别的伤感弥漫，她的手紧紧攥住母亲的手。母亲还是像从前一样叮嘱道：“要是想干，就再干几年，别留遗憾。”看着母亲温柔的眼神，刘爱珍突然心头有些酸涩，重重地点了点头。

再度分别，刘爱珍的心中泛起涟漪，她忍不住透过车窗向后看去。门框上的“光荣之家”正闪着光。院子里，阳光透过柚子树茂密的树叶，洒在母亲的白发上。母亲就那样站在婆娑树影下，慢慢地挥着手，略微佝偻的身体被高大挺拔的柚子树衬得十分瘦小。

刘爱珍的视线渐渐模糊，抱在怀中的那袋柚子，变得温热起来……

送照片到前线

■宋书文口述 刘绍堂整理

那年那时

1953年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朝鲜一个山沟的阵地上，我们连队正在热火朝天地搞战评。作为指导员的我，正聚精会神地记录着每位战友的发言。突然，有人在我的背后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妻子柳絮，旁边还站着领她来的团部通信员。

我又惊又喜，这是炮火连天的抗美援朝战场前线，她怎么从祖国牡丹江市来到这里了？这是多么不容易，又是多么危险啊！

我兴奋地握住她的双手说：“谢谢你，心中想着我！”感受到战友们投来的目光，柳絮的脸涨得通红，说：“别想好事了，我是为前线战友来送幼儿园孩子照片的。”

柳絮所说的幼儿园，位于牡丹江市，是我们师的后方幼儿园，那里有30多个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在朝鲜前线。为了办好这所幼儿园，上级领导高度重视，工作人员尽心尽力。大家的目标是促进革命后代健康成长、支援前线打胜仗。

在儿童节前夕，幼儿园特别策划了将园中孩子照片送到朝鲜前线的活动，以此慰问前线官兵。作为幼儿园老师的柳絮，有幸承担了这项任务。

柳絮一路上经历了很多困难，才来到我们所在位置。她先向师领导汇报了后方幼儿园工作。领导对送照片的创意大加赞扬，说这是特殊的团圆。师机关还派了一名有经验的通信员，带领她走进各个阵地，将孩子们的照片一一交到他们父母手中。

每到一个阵地，战友们听说有后方幼儿园孩子的照片，就呼啦一下围上来，争相目睹小朋友们的风采。他们热烈地鼓掌，感谢后方幼儿园对前线官兵的亲切关怀。照片里的孩子们，有的在兴高采烈地玩滑梯，有的在进行拔河比赛，有的高兴地跳舞唱歌，有的自由自在地荡秋千，还有的一上一下玩着跷跷板。

父母们见到照片，欣喜不已。一位女战友见到儿子的照片，先是笑逐颜开，转而哭了起来。她一个劲地说：“祖国的孩子真幸福，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孩子，最快乐！”

那一张张照片，给大家送来了温暖，也送来了力量，如同一次有力的战斗动员。战友们纷纷表决心，定要在战场上狠狠教训敌人。

第二天，柳絮踏上了返回祖国的路。分别前，我俩约定，要一起做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的先锋战士。

上图：后方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玩滑梯。 **作者提供**

父亲的守礁岁月

■林渤檀

家 人

那天，我登上前往某海岛的船时，收到父亲发来的短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老哨所还在不在。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就回来吧……”

父亲林安全是个四川汉子。年轻时的他，个子不高，脊背永远挺得笔直。听母亲说，父亲18岁就来到这座海岛守礁，一守就是20年。那时，岛上条件艰苦，就连生活用水，都要靠他和战友们用铁皮桶往哨所装运……

我考上军校后，离家的前一夜，母亲红着眼眶告诉我，父亲不能赶回来送我了。他执勤时摔断了尾椎骨，又赶上了台风天，被浪头拍晕在礁石上……

自那以后，父亲走路时，总不自觉地往右偏，像棵被海风刮斜的老树。我军校毕业去单位报到的那天，穿上了笔挺的军装。父亲站在我面前，突然挺直腰板，举起右手向我敬了一个军礼。那一刻，我看见他眼眶里闪着泪光。

去年休假的一天，我碰到父亲在昏黄的台灯下看一些老物件。他用布满老茧的手指摩挲着一张泛黄的合影，低声念叨：“老周的风湿这几天估计又犯了，老王种的那棵三角梅不知道还开着不……”那张照片里，一群年轻的战士站在礁石上，他们身后的国旗迎风飘扬。父亲站在前排，眼神如灯塔的光一样明亮。

“有机会替我回去看看老哨所吧。”那天，父亲握住我的手，语气认真而坚定：“瞭望塔上有37级阶梯，我闭着眼都能数出来。”

迎着咸湿的海风，我踏上了这座父亲走过千百遍的小岛。新修的混凝土码头取代了木栈道。当年他们用铁皮桶运送淡水的陡坡上，白色雷达站正吞吐着数据流。

“同志，这里以前有座瞭望塔吗？”我问一位正在检修电缆的老兵。

了解我的来意后，老兵直起腰说：“在那里，不过已经报废啦……”他指向防波堤的尽头。我沿着他指的方向，看向悬崖边的一座瞭望塔。塔身上，锈迹斑斑的钢架，在风中发出吱呀的声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老兵还告诉我，他叫刘志鹏，驻守海岛17年。他入伍不久，我父亲便退伍离开了，但他还记得一些关于我父亲的往事。“有一年刮台风，林班长划着舢板送军医离岛。那时候，交通不便，有时得靠人力出海。他回来时浑身是血，救生衣绑带勒进了腰间的皮肤里。”刘班长顿了顿，“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说‘人送到就好’。后来是军医告诉我们，那天舢板翻了3次，是林班长用身体护住了医疗箱。”

我隔着海面，注视着那座瞭望塔。那37级阶梯，如今已淹没在潮汐中，却成了父亲心中永不磨灭的痕迹。

返程时，我将一些贝壳沙放进玻璃瓶带回家。父亲看到后，颤巍巍举起右手敬礼。我赶紧立正还礼。瓶身上倒映的两张脸，竟是如此相似。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年轻的父亲站在礁石上，脊背挺得笔直，庄严地敬军礼……

刘敏东绘

家庭秀

爸爸，再给我讲一段
奖杯的故事吧
它和我一样
都是您的宝贝
像灯塔
照亮我的梦想
我是小苗，想要快快长大
要穿上和您一样的绿军装
勇敢奔向训练场
我也要捧回我的奖杯
和您的一样
金光灿灿

陈 玮配文

定格 近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在上级组织的军事体育运动会某项目中，夺得团体冠军。图为该部指导员田壮壮周末带孩子一起看奖杯。

周 静摄

礼 物

■文 明 严 楚

迷彩军娃

那天，第76集团军某旅三级军士长向扬从修理工间出来，摘下沾满油污的手套，匆匆赶回宿舍。他将一些准备已久的玩具和一张自己去年获得三等功奖章的照片打包好，作为儿童节礼物，寄给远在千里之外的9岁的儿子向宇轩。

今年春节，妻子原想带两个孩子来驻地和向扬一起过年，但考虑到冬天高原气候条件不好，女儿年纪还太小，来队探亲的事只好推迟。

“爸爸，妈妈在家照顾妹妹，让我去陪你过年吧，我想你了……”得知妈妈不能带他们去部队过年，向宇轩失落地拨通了向扬的电话。在向宇轩的记忆中，爸爸只在他5岁那年，陪他过了一次春节。

“不行，路太远了，你还是在家陪妈妈和妹妹吧。”向扬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儿子。

“爸，我已经9岁了，我长大啦！”向宇轩在电话那头倔强地说。

儿子的话不无道理。向扬意识到，确实应该给儿子一个锻炼的机会。不久，他将儿子春节要来队探亲的事，向单位领导作了报告。

向宇轩来到连队那天，许多官兵都来瞧这个来自远方的“小客人”，有的给他塞糖果，有的教他敬军礼。休息时，大家还带着向宇轩在院子里堆雪人。向扬看着儿子略显腼腆又兴奋的样子，心里暖融融的。

经领导同意后，官兵还特意在向扬床边，给向宇轩腾出一个“下铺”，还借来一套最小号的迷彩服给他穿上。这可把向宇轩高兴坏了。每天早上，他都要跟着大家一起出操。虽然跑几步就小脸通红，却怎么也不肯停下。出操后，有人让他在宿舍睡个回笼觉，他说：“叔叔，我穿上了军装，就要跟你们一样。”

“爸，你们的被子为什么要叠得这么方正啊？”一天早上，整理内务时，向宇轩看着一个个棱角分明的“豆腐块”问道。

“因为军人的被子也要像军人一样，棱角分明，堂堂正正。”向扬走到儿子身边蹲下来，一边示范，一边为他解释：“你看，先压平褶皱，再折出直线，最后修出棱角……”阳光透过窗户，在父子俩身上投下温暖的光影。

作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向扬每天的工作都很忙碌。一天晚上，连队晚点名结束后，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推开门的瞬间，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他的被子被人铺好了，拖鞋也整整齐齐地摆在床边。

“爸……”这时，角落里传来向宇轩的声音。他站在床边，手里还攥着一条没叠好的毛巾。“我看你每天回来都很累，想让你早点休息……”向宇轩小声说。

向扬蹲下身，摸了摸向宇轩的头：“儿子，无论在哪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知道吗？爸爸很感谢你。”

“爸，我知道了！”向宇轩用力点点头。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转眼间，向宇轩就要回家了。临行前那晚，他抱着零食，挨个宿舍感谢叔叔们：“王叔叔，谢谢你陪我堆雪人”“李班长，这个巧克力给你，你站岗辛苦了”……向扬站在走廊里，看着儿子的背影，欣慰地点点头。

“爸，你下次什么时候休假回家？”离营那天，高原的阳光格外明媚。机场大厅内，向宇轩仰着脸问向扬。

“等到了儿童节，爸爸回去陪你，就像你这次陪我过年一样。”向扬说。

向宇轩眼睛一亮，满意地点了点头。进安检口时，向宇轩放下行李，挺直身体向爸爸敬了个礼。向扬眼含热泪，也向儿子回了个军礼。

到家后，向宇轩用妈妈的手机给向扬发去信息：“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当兵，要像你一样在部队立功。”向扬笑了，抬头望向远处的雪山，心里涌上一阵暖流。

今年5月，单位接到新任务，向扬决定推迟休假。他寄给儿子的那张照片背后，还写着一句话：“儿子，这枚奖章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谢谢你和妈妈对我的支持。儿童节快乐！”他知道，儿子收到这份特殊的儿童节礼物时，一定会很开心。